蒲座即以爲廉風入告無逸上陳稽古省方於是乎在其視西門治鄴之績曾何遜耶王君勉焉井疆風雨之思體國經野之意且於是焉信之長白高晉序

州邑之不可無志舊志之不可不修夫人而知之也顧往往殘闕漫漶樸儜蕪蔓曠數十年而寂無過問者豈盡物力之不克歟夫亦載筆非才更替太速簿書期會視同傳舍而無意於不朽之盛事也余自戊辰之冬由西曹出守東昌甫下車諸牧宰次第來謁例執志書隨手板以進公餘檢閱新舊繁簡不同就此邦相較未幾

更覆易其藍本固自過人也然自三韓于公修葺以來幾八十年矣夫臨清爲

畿南一大都會水陸輻輳甲於二東勝國時文有監司武有總鎮部曹之卿命而出者三焉

國朝慮官多足以擾民兵衆足以耗食次第裁減委諸守土而事無不理設以協閫而兵不妨農兼以全漕入衛而漕舟無膠澀之虞關賦輕額而商屢有捊臂之樂是皆